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前秦

苻洪

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劉曜僭號，封率義侯。後降石虎，拜冠軍將軍、遷龍驤將軍，封西平郡公。虎死，遣使于晉來降。永和六年，拜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封廣川郡公。尋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爲麻秋所鴟，死。苻健僭號，追諡曰惠武帝。

諫殺朱軌

臣聞聖王之御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脰剖心，脯賢剗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鄰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爲者哉？盤于游

田耽于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爲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曰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炎滲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眾望晉書載紀桓虎傳上尚書朱雨霖道路阻滯因諸軌不修道虎殺之軌之因也冠軍苻洪諫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七

苻健

健字建業洪第三子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寧尋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略定三輔曰晉永和七年自稱天王大單于建元皇始其明年僭卽皇帝位在位四年死謚曰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下書求賢

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

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過，其悉召聞，勿拘貴賤。十六國春秋  
秋三十則

指河誓弟雄及兄子荀

若事不捷，汝死有如河無相見也。

御覽四百八十  
引晉中興書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昌晉永和十一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壽光，在位三年，爲苻堅等所殺。謚曰厲王。

下書用峻刑極罰

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昌來，有何不善，而謗謠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晉書載紀苻生傳又  
十六國春秋三十五

苻堅

堅一名文玉，字永固，健弟雄之第二子。健入關，拜龍驤將軍。昌晉升平元年，殺苻生，僭稱大秦天王，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三永。

興甘露建元。昌晉太元十年爲姚萇所執縊之新平佛寺。謚曰莊烈天王。苻丕僭號。改謚曰世祖宣昭皇帝。

燕平王詔大赦

朕昌算德。猥承休命。不能懷遠昌德。柔服四維。至使戎軍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十六國春秋  
秋三  
十六國春秋

昌鄧羌爲鎮軍將軍詔

司隸校尉董牧。王畿更責甚重。非所昌優禮。名將光武。不昌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昌。昌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蠶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昌擾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

十六國春秋  
秋四十二

沙汰獄僧別詔

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高僧傳五  
十六國春秋四十

下詔簡學生受經

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于未央南朕五日一臨  
召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懲武修文召稱武侯雅旨其尊  
崇儒教禁老莊圖議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  
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二十  
人給一經生敎讀音句後宮置典學立內司召敎掖庭選閹人及  
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下詔分遣侍臣問民疾苦

朕聞王者勞于求賢逸于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嘗謂帝  
王易爲自丞相違世鬢髮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動今天下既無  
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十六國春  
秋三十七

下詔徵張天錫入朝

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藪左將軍毛威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河西遺尚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卽進師撲討十六國春秋三

十七又七十四

下詔論平涼州及索頭功

張天錫藉祖父之資承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據偏隅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兩師分討黠虜役不淹歲窮殄二兇俘降百萬關士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懷鳳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爵三級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詔慕容沖

古人兵交使在其閒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于卿恩分如何而于一朝忽爲此樂晉書載紀苻堅傳下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稱歸

云云又十六國  
春秋三十八

下書徵王猛輔政

咸陽內史王猛言彰出納所在著績有臥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絲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

十六國春  
秋三十六

下書召徐統子孫

士死知己由來格謨故喬公一言魏祖追慟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鄴都識朕于童稚每思其慇懃之言弗敢忘也可召其子孫詣行在所

十六國春  
秋三十六

下書遣鄧羌討蜀

巴夷險逆寇亂益州招引吳軍爲脣齒之勢特進領軍將軍護羌校尉鄧羌可帥甲士五萬星夜赴討

十六國春  
秋三十六

下書伐晉

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率犬羊屢窺王境朕將巡狩省方登

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一體宜時進討呂清字內便可戒嚴速修戎備悉發諸

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二丁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御覽三百二十三引蕭方等三十國

春秋又見十六國春秋三十八

下令國中

東南平定指日當召司馬昌明爲尚書僕射可速爲起第魏書九

司馬昌明傳

十六晉書三

期克捷之日其召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召待之十六國春秋三十八又下書

兼道赴壽春下令

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

晉書載紀荀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三十八

與諸鎮書

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

智書習鑒  
尚傳襄陽

附荀堅素聞其名與遺安俱輿而致焉呂其  
塞疾與諸弟書云云又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與僧朗書

皇帝徵問泰山朗和尚大聖應期靈權超逸陰蓋十方化融無外  
若山海之養羣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生存死澄神寂妙朕呂虛  
薄生與聖會而隔呂萬機不獲釐駕今遣使者安車相請應冀靈  
光迴蓋京邑并奉紫金數斤供鍛形像絹綾三十匹奴子三人可  
備洒埽至人無違幸望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焉

廣弘明集三十六國春秋

四十

報王猛

將軍役不逾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師星馳電赴  
將軍其休養將士已待朕至然後取之

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朕之于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有孔

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于求才逸于得士既召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召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虛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召分陝爲先卿末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

十六國春

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于暫見儻爲臥龍卿亦異朕于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彝倫始敘朕且欲從容于上望卿勞心于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

晉書載紀王氏傳又十六國春

報荷融

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

秋四十二

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臣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宜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焉

晉書載紀

荀融上疏諫用慕容暐等堅報之云云又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報慕容垂

朕曰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退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墮者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呂元相節卿呂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愧然有慚朝士卿既不容于本朝匹馬而歸命朕則寵卿呂將位禮卿呂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敵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棗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眾誇擬非常周

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魚。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厥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自未立之年。遇卿于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晉書載紀慕容垂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四

招魂

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

晉書載紀苻堅傳下三輔人爲慕容沖所略者放火爲內應得免者十有一二堅設祭而招之云云又十六國春秋三十八

苻丕

丕字永叔。堅子。已晉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晉陽。改元太安。明年南奔。爲晉馮該所殺。苻登僭號。諡曰哀平皇帝。

下書攻慕容永

鮮卑慕容永。乃我之騎將。首亂京師。禍傾社稷。豕凶繼逆。方請逃

歸是而可忽孰不可忽其遣左丞相王永及東海王纂帥禁衛虜

旅夾而攻之

十六國春秋  
秋三十九

荅胡玄書

今往大文綾羅各五十匹

載文類聚八十五又御覽八百十六作  
今往大文羅大綾各五匹又十六國春秋

秋三十八末多  
召融厚意四字

荀登

登字文高，堅族孫。晉太元十一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太初，在

位九年，爲姚興所殺。荀崇僭號于湟中，謚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告荀堅神主

維曾孫皇帝臣登，卽大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徵餘五萬，精甲勁兵，足卽立功。年穀豐穰，足卽資贍，卽日星馳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恥，惟帝之靈，降鑒厥誠。晉書載紀荀登

傳又十六國

春秋四十

又告神主

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克賊旅冰摧令太皇帝之靈降災疾于逆羌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晉書載紀荀登

傳又十六國

春秋四十

荀融

融字博休堅季弟封平陽公拜侍中中書監左僕射除中軍將軍遷司隸校尉尋代王猛爲鎮東大將軍冀州牧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尋爲征南大將軍戰死贈大司馬謚曰哀公

上疏諫用慕容暐等

臣聞東胡在燕厥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

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勦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勢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思日爲猛獸終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于燕頑少留意呂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默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呂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于臣乎晉書載紀苻堅傳上又十六國春秋三十

七

苻庾

庾一作謾又作雙健少子封魏公苻堅呂爲鎮軍將軍洛州刺史據陝城降于燕王猛擒送長安斬之

案晉書載紀苻堅傳作苻庾  
慕容碑傳作苻謾慕容

德傳作苻雙

與慕容垂皇甫真書

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漏東之悔

晉書載紀苻堅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一終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前秦

苻朗

朗字元達，堅從兄子。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堅敗，後降晉爲員外散騎侍郎。王國寶譜而殺之。有苻子三十卷。

苻子

謹案道家祖黃老，蓋三皇五帝之道也。變而爲列禦寇、莊周、則楊朱之爲我也。又變而房中術、而金丹、而符籙、而齋醮、每降益下、而道家幾乎熄矣。于是乎秦漢以來、未有著書象道德經者。其象列子、莊子、僅有苻朗。苻朗者、秦苻堅之從兄子也。隋唐志、苻子三十卷。宋不著錄、路史徵引、皆取諸類書、非有舊本流傳。蓋亡于唐末、余從類書寫出八十一事、省併複重、得五十事。定

著一卷備道家之一種就中有云至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  
有引有致又云爲道者日損而月章爲名者日章而月損又云  
荆山不貴玉鮫人不貴珠又云木生蠣蠣盛而木枯石生金金  
曜而石流三復其言具有名理本傳稱老莊之流非過許也嘉  
慶丁丑歲秋九月九日嚴可均謹敘

方外

太公涓釣于隱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之往而  
觀其釣焉大公涓跪石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俛唶及暮而釋竿其  
鄰所處之崖皆若曰其跗觸崖若路魯連曰釣所本旨在魚無魚  
何釣太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念蓬萊釣巨海擢竿投綸五百  
竿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御覽八百三十四  
又九百三十五

家策

荷鉞棄千鈞之劍抱朴子趨而進曰夫千金利劍剖割之所存焉

荀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焉。何夫子棄大而存小乎？荀朗不應。

又一百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四案  
此抱朴子非葛洪也。葛洪與荀朗不相值

已千篇

名闡

黃帝將適昆虞之丘，中路逢容成子，乘翠華之蓋，建日月之旗，驂紫虯，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避路，謂容成子曰：吾將釣于一壑，栖于一丘。御覽七十九

黃帝謂其友無爲子曰：我勞天下矣，疲于形役，請息駕于玄圃。子空代之，無爲子曰：焉能棄我之逸，而爲君之勞哉？乃攀龍而俱去。御覽七十九

堯召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予之牧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牧矣。君焉用惄惄然自所牧而與之余，無用天下爲也？于是牽犢而去。藝文類聚九十四

許由謂堯曰：坐于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

余字  
余下脫

堯曰余坐于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于櫺扉之內霏焉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迴巒之繁崑崙余安知其所召榮御覽八十一又略見書鈔十二

虞帝遜禹于洞庭

案御覽八十一引荀子曰舜禪夏禹于洞庭之野路史有多出之句文亦不同未詳所本

五

路史

張樂成于洞庭之野于是望韶石而九奏路史禹讓天下于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禹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君之勞矣藝文類聚十一御覽

百二十二又四

務光自投于河盧奴之伯禹赤鯉送之

御覽九百三十六

太伯將讓其國于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禹一國之事而禹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禹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禹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藝文類聚二十一御覽四百二十四

武王禹天下讓岐封于岐封子曰敷勿勿然禹天下爲裏君往矣按御覽作孰如桀然以天下爲事乎

余不忍聞之

御覽四百二十四

漢王聞宋勝子方牧羊于巨澤，鼓而歌南風之詩。使者進謂宋勝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于先生，而委國政焉。」宋勝子矍然而顧謂使者曰：「是何言與？今漢王待四海之上，與十羣之羊其于職司也？」笑曰：「異乎而大王廢牧羊之任，委呂四海之政，是錯亂天位，倒置人倫，勝不願爲也。乃逃于陰山之陽。」

御覽八百三十三

志存四海之外

書錄十二

堯舜之智桀紂曰：「爲不智。」堯舜曰：「爲智。」惡知堯舜之非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

藝文類聚二十一

湖中有獻燕昭王曰：「大豕者，日養奚若？」使日豕也。非大圓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邦人謂之豕仙。王乃命豕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羣臣言于王曰：「是豕無用。」

燕相謂王曰奚不饗之王乃命宰夫卽膳之豕既死乃夕見夢于  
燕相曰造化勞我已豕食我已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今仗君之  
靈而化吾生也始得爲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已梗糧之珍而  
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涉一作游于魯津有赤龜奉璧一作銜  
注一云夜光珠而獻之裁文類聚二十六又九十六初學記二十九自孔六帖九十人御覽九百三又九百三十一

心能善知人者如明鏡善自知者如蚌鏡鏡已曜明故鑒人蚌已  
含珠故內照裁文類聚七十

齊景公好馬命善畫者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期年而不得像過

實也今使愛賢之君放古籍已求其人雖期百年亦不可得也裁文

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七

荀子觀于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鬚而登乎龍門而爲龍又一術士  
凌波泝流而不陷挂鈴行歌飄浪于龍門而終日棲遲而不化荀  
子曰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夫何哉無乃魚已實應而人已

僞求乎藝文類聚

九十六

東海有龍焉。冠蓬萊而浮游于滄海。騰躍而上。則千雲之峯邇。類  
于羣岳。沈沒而下。則隱天之丘濱。嶠于重泉。一作重川。有紅牋  
一作。螭者。

聞而悅之。與羣蟻相邀平海畔。欲觀鼈之行焉。月餘日。鼈潛未出。  
羣蟻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中沸地。雷震。羣蟻曰。此將發  
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淪如呂。其高饑天。或遊而西。羣蟻  
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笠也。消搖乎壤封之巔。歸伏乎窟穴之  
下。此乃物我之失。自己而然。何用數百里勢形而觀之乎。藝文類

七御覽九  
百四十七

晉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游平大澤之中。見蜘蛛布其網。曳其繩。  
而執芻以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之手。駐駟而觀之。顧謂其臣咎  
犯曰。此蟲也。智之薄者矣。而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而執芻以  
食之。況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羅。旨供方丈

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不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若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

裁文類聚九十七  
御覽九百四十八

不安其昧而樂其明也是猶飛御覽一

作夕  
蠍去暗  
赴燈而死  
御覽一作亡

者也

裁文類聚九十七  
御覽八  
百七十又九百五十

楚之文子

御覽作

魯之周子齊之狂子三子相與居乎泰山之陽

處乎環堵之室草戶

御覽作門

不扇蓋茨不蹠而高

御覽不蹠

歌不輟

宋本初學記

記十八御覽

初學記二十一

六帖六帖十三

初學記二十一

作

于天下

初學記二十九

御覽九百一

六帖六帖十三

御覽作居

無定主大驛

御覽作

周繞

初學記二十一

作

老氏之師名釋迦文佛

法苑珠林  
六十九

威魄重輪六合俱照非日月能平

御覽三

水生于石未有居山

一作居石

而溺者火生于木木有抱樹

抱木而燒

者御賢五十一又九百五十二

桀觀炮烙于瑤臺謂關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曰樂何無惻怛之心焉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爲樂臣爲君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嘗觀君之冕非其冕也而冕危后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冰未有冠危后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桀乃笑而應之曰是日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乎子且就炮烙之刑我觀子亡子不知我亡龍逢布武而趨行歌曰造化一作造物勞我已生息一作休我已炮烙去故涉新我樂而人不知乃赴火而死御賢八十二又二百四百七十五六

百四十七六百十六

案御覽  
任當作在  
在當作者

將當作遂

曰吾子奚㠭知之正明日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㠭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于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爲司徒

御覽二百八又六百九十四

案御覽作某可投河也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惟飲一鍾蹇叔曰一醪可投河而飲也穆公乃㠭一醪投河三軍醉矣

御覽二百八十一

爲道者日損而月章爲名者日章而月損

御覽四百三

玄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㠭萬物爲師矣

御覽四百四

春秋華林傳曰不知不言其所㠭仁

御覽四百十九

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割㠭與子

可乎。惠子曰：施來方遇葦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爲子告急于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曰：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于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曰：救我是不如求我于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御覽四百八十六

鄭人有逃暑于孤林之下者。日流影移，而徙衽。日從陰及至暮，反席于樹下。及月流影移，復徙衽。日從陰，而患露之濡于身。其陰逾去，而其身逾溼。是巧于用晝，而拙于用夕。奚不處曬而辭陰，反林自露？此亦愚之至也。御覽四百九十九

陶朱富者，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蹲踞，捧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唁子致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通。御覽五百六十一

有澤父者，冠葭蘆之笠，納口麅之履，莎裳褐衣，緩步而去。書鈔一百二十一

九御覽六百九十三

晉之相者桓氏世傳于楚善呂道假乎射焉常呂其所不射而射之患畫之不足呂卒歲故呂夜而燭之

御覽七百四十五

夏王使羿射于方尺之皮徑寸之的乃命羿曰子射之中則賞子呂萬金之費不中則削子呂千邑之地羿容無定色氣戰于胸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不中夏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賞罰則不中的者何也傅彌仁曰若羿也喜懼爲之災萬金爲之患矣人能遺其喜懼去其萬金則天下之人皆不愧于羿矣夏王曰口人聞子之言始得無欲之道

御覽七百四十五

荆山不貴玉鯀人不貴珠

御覽八百五

大雖廓矣野人猶有單翳之勤

御覽八百三十四

顏子有疾三日不食人問之曰吾師食非丹不食茹非芝不茹故七百歲子何不吮瑞呂延生咀慈呂養齡也

御覽八百四十九

吾與玄朱觀東海繹四馬乎岷山玄朱中路而亡馬荀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

御覽八百九十七

六合不可妄知故良馬在其中矣請呂六合之觀觀之也

御覽八百九十八

七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富文侯曰何貧宋陵子曰臣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成百則牧數足矣鄰者與之從此觀之焉知富者非貧貧者非富也

御覽九百二十一

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旣得寶千乘駿萬駒矣方欲珍懸黎金玉其得之耶奚若晏嬰曰臣聞琬琰之外有鳥焉曰金羽民謂爲羽豪其爲鳥也非龍肺不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弗充生未幾何夭其天年而死金玉之珍乃非爲君之患也

御覽九百二十二

案御覽作金玉之非珍乃爲君之患

按秦御  
覽為之  
君臣  
作爲君  
之城

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魯有隱者周豐往觀焉。曰。臣嘗書  
寢。慨然聞羣蟲之鬪乎衣中。甘臣膏腴之肌。珍臣項脣之膚。相與  
樹黨爭之。日夜不息。相殺者大半。蟲父止之曰。我與爾所慮不過  
容口。奚用竊爭交戰爲哉。羣蟲止。今君呂七百里地爲之君臣亦  
已爲足矣。而呂汶陽數步之田。或君之心。曾不如一蟲之智。竊爲  
君羞之。魯侯曰善。御覽九百五十一

木生蠟蠟咸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

御覽九百五十二

荀子登乎太山。下臨千仞之淵。上蔭百尺之松。蕭蕭然神王乎一  
丘矣。言不出乎堦梠。心不過乎俗人。其猶木大守脂。御覽作瓦雞  
司晨矣。御覽九百五十三又書鈔一

趙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號曰九德之父。十  
德之門。趙王疾之。乃使擇其果之繁者伐之。其父曰。果之茂者猶  
伐之。況其人乎。吾將呂爾爲累矣。去之則免。乃攜老持子逃于白

雲之巖終身不返趙人思之

御覽九百六十四

鄰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禽曰春風故百草敷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

御覽九百九十四

王猛

猛字景略北海廟人家于魏郡苻堅引爲龍驤府僚屬及僭位進中書侍郎轉始平令歷尚書右丞咸陽內史京兆尹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進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呂平燕功封清河郡侯留鎮冀州入爲丞相中書監加都督中外諸軍事拜司徒卒謚曰武侯有集五卷

渭原誓

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内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

美乎

晉書載紀荀堅傳上又十六國春秋三十六與此小異

上疏讓輔國將軍

伏見散騎常侍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散騎西河任羣忠貞淑慎處士京兆朱彤博識聽辨竝宜左右彌綸彌贊九棘愚臣庸鄙請避賢路

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圍鄆上疏

臣乙卯甲子之日大殲醜類賴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遂違命一無所害

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鎮冀州上疏請代

臣前所召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召方難未夷軍機權迹庶竭命戎行甘馳驅之役敷宣王化盡筋骨之效故偃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王命于濟時俟太平于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

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目遠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臣有鷹犬微勤未肯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功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自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

晉書載紀王猛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二

上疏讓司空

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曰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取成敗之殷鑑爲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曰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唶之臣何庸捐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敝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齋之恩

晉書載紀王猛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二

疾少瘳上疏

不圖陛下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自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言臣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敎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猶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㠭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兢兢業業。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十六國春秋  
秋三十七

遺張天錫書

吾受詔救饑。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自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策也。若將軍退舍。吾執饑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十六國春秋  
秋七十四

遺慕容皝書

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輶關取鄆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千敝卒所能支。

子六國春秋  
秋二十九

爲書諭張天錫

昔貴先公稱藩于劉后者，惟審于溫弱也。今諭涼土之力，則損于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呂秦之威，旁振無外。可曰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墮地也。

十六國春秋三  
十六又七十四

王永

永猛子，仕苻堅，爲幽州刺史。堅死，擁立苻丕于晉陽，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清河公。尋拜司徒錄、尚書事，進左丞相。爲慕容永所敗，死之。

宣徽州郡

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鎮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膺侔于下武，永與司空耗等謹順天人之望。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卽事棲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況沖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土乘釁滔天親爲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舍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龍飛九五實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之士幾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昌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凶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始終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昌建晉鄭之美晉書載紀苻丕傳又

又檄州郡

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  
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爲戎  
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  
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襄殘  
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烟燬，發丘墓，毒偏存亡，痛纏幽顯。雖  
黃巾之害于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爲甚也。今素秋將及，  
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戮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  
昌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晉書載紀苻丕傳又十六國春秋三十九

王彫

彫新平人，仕苻堅爲太史令。王猛召爲左道，感眾，勸堅誅之。追  
贈光祿大夫。

臨刑上疏

臣呂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地舌顚  
頸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子孫有艸付臣  
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地  
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晉書載紀荀  
堅傳下又十  
六國春秋

王攸

攸仕苻堅爲京兆尹遷諫議大夫

上書獻十略

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勤五  
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  
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弘大

十六國春秋  
三十六

彭超

超仕苻堅爲兗州刺史入寇淮南兵敗微子獻自殺

上言攻晉彭城

晉沛郡太守戴遂言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

晉書載紀  
苻堅傳上

裴元略

元略仕苻堅爲尚書郎遷諫議大夫拜陵江將軍西南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諫苻堅

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斲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于天下流休範于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民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曰厲薄俗修文德曰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岳蹤軒皇召齊美晒二漢之徒封臣之

願也。晉書載紀荀堅傳上又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郭質

質馮翊人。起兵廣鄉。自應苻登拜平東將軍。馮翊太守。兵敗歸姚萇。自爲將軍。眾皆潰散。

宣檄三輔

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卽鄉校牧守之肩。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祿尸薦棘。痛結幽泉。山林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足以諭之。姚萇窮凶肆虐。毒被人神于圖讖。厥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難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晉書載紀苻登傳又見十

秋四十  
六國春

關名

奏天變

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野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

晉書載紀

荀生傳又見  
魏書荀生傳

蒯城石函銘

秦建元十年造銅虎馬

御覽一百人十三引郡國志蒯城大廳前有石函長二尺高一尺人不敢開銘云

廣武將軍口產碑

維大秦建元四年歲在丙辰十月一日廣武將軍節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使持節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上黨公之元孫三代侍  
中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卿建忠將軍撫口護軍扶風大守遷  
壽侯侯之胤子諱產字君口口口口口口君秉德淵口高韻絕  
汎文柔武烈令聞孔脩口拱口口口持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歎主忠訓殊異宰政欽干顯授池陽令稱揚德口口口口口口口

和戎翟綏懷卽授征西大將軍右司馬數教殊方  
西茂著乃業蕭于今也君臨此城漸再累紀而惠和導識于當垂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節將軍董建軍楊建軍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董榮口口口口口口躬臨南界與  
馮翊護軍苟輔參分所刊石口口口山爲口口口口口  
口方西至洛水東齊定陽南北七百東西二百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赫赫皇秦誕鍾應靈臨有萬邦威暘八口九域攸同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明徽音汎詠基年有成政脩區足首道口口刊石  
口口口口口碑

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二終

闕名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二

古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後秦

姚弋仲

弋仲，南安赤亭羌人。永嘉中，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僭位，召爲平西將軍，封襄平公。曜亡，后勒召爲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石泓僭位，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石虎僭位，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召平梁犢功，封西平郡公。石祗僭位，拜右丞相。召晉永和七年，遣使來降，拜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明年卒。姚萇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

上石勒疏諫寵祖約

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晉書載紀姚弋仲傳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渤海，待之弋仲上疏云云勸誅約又十六國春秋五十三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苻堅以爲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酉扶風太守，寧幽充三州刺史。復爲陽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及堅寇晉，以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建元白雀。呂晉太元十一年僭卽皇帝位于長安，改元建初，國號大秦，在位八年，謚曰武昭皇帝，廟號大祖。

下書禁復私仇

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殺。呂立後振給長育之。

晉書載紀姚萇傳又十六國春秋五十五

下書置學官

畱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敘列傳又十六國春秋

國春秋五十五

下書復從征兵吏

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

晉書載紀姚萇傳又十六國春秋五

十五

下書禁誣劾

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効舉者皆呂其罪罪之

晉書載紀姚萇傳又十六國春秋五

十五

敕太子興

苟曜奸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

晉書載紀姚萇傳又

十六國春秋十五

立苻堅神主請詞

往年新平之禍非蔓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

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襄敷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讐。臣爲兄報恥于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召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象。可歸休于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

晉書載紀苻登傳又十六國春秋

十五

姚興

興字子略。長子。任苻堅爲太子舍人。慕儕號立爲皇太子。呂晉太元十九年僭卽皇帝位于槐里。至義熙十二年死。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二皇初弘始。諡曰文桓皇帝。廟號高祖。

敕關尉

諸生咨訪道藝。修己勵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

晉書載紀苻興傳又十六國春秋

六十

班命

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

晉書載紀姚興傳上又十六國春秋五十

下書卽戰亡士卒

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

同上

下書定遭喪制

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葬乃從王役臨戎  
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已擅  
去官罪罪之

同上

下書贈戰沒軍士

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

同上

下書僧智等

大法東遷于今爲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遺規已濟頑緒僧

若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爲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修  
卽爲悅眾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脗資侍中秋傳詔羊

車各二人

高僧傳六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下書道恆道標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數然之操實在可嘉但朕君臨四海治  
急須才方欲招肥遁于山林搜陸沈于屠肆况卿等周旋篤舊朕  
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  
兼弘之深趣邪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  
也今敕尙書令顯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讚時  
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㠭守節爲辭  
也

弘明集十一高僧傳六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省所奏具意今所㠭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㠭及于此  
煩懃勤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

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

弘明集十一又十  
六國春秋六十二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自從時命無復煩于

鄭重也。

弘明集十一又十  
六國春秋六十二

致書鳩摩羅什僧䂮

別已數旬每有傾想漸暖比日何如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呂理之近詔道恆道標二人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等勸呂諭之苟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侶不審䂮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一爲書恆等亦可令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行也。

弘明集十一高僧傳六又  
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又下書與僧䂮等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曰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願顏于光武君平傲岸于蜀肆周黨辭祿于

漢朝杜微稱襲于諸葛此皆偏尙耿介之士耳何足已關默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已寡德獨當其弊思得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毘世宣敎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高散髮于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爲魚法師等雖毘世宣敎亦安施乎而道恆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然其才用足已成務故欲枉奪其志已輔時政耳甚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勳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諭時副所望

弘明集十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遣禿髮傉檀書

今遣尙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厥懼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邀之

晉書載紀禿髮傉檀傳

又十六國春秋八十九

與弟安成侯嵩述佛義書

吾曾自己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衷遂有夏故

答作木

不和二字  
行

不復能斷理義。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喪戎相尋。無復意事。遂忘棄之。近呂常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干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竝可口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呂咨什公。公尋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懷。不知如何矣。

廣弘明集二十

荅安成侯嵩難述佛義書

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致深。實非庸淺所能具答。今當爲卿各曰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眾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卽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羣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呂斯言之。定不爲羣小也。卿若呂眾生爲疑者。百億菩薩。豈非眾生之謂邪。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

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爲善。男子善女人所㠯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眾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爲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邪。華手恩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㠯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授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授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當同諸法之自空爲妙空。無㠯成極邪。又引論中二諦之闇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邪。吾意㠯謂爲道止無爲。未詳所㠯宗也。何者。夫眾生之所㠯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于心。卽不復生死。既不生死。滑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

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于其間哉夫道曰無寄爲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不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論中節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呂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呂濟常流是呂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呂爲殊大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廣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

重荅安成侯嵩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呂多事昏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爲復呂卿好樂玄法是呂聊復孟浪呂言之耳而來諭過美益

呂不安

廣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

遺僧朗書

皇帝敬問泰山朗和尚勤神履道飛聲映世休聞遠振常無已已

朕京西夏思濟大猷今關中未平事惟左右已命元戎克寧伊洛  
冀因斯會東封巡狩憑靈仗威須見指授今遣使者送金浮圖三  
級經一部寶臺一區庶望玄鑒照朕意焉

廣弘明集三十五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二

遺釋慧遠書

大智度論新譯訖此旣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爲一序已伸  
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爲作序已貽  
後之學者

釋藏葦九  
又百五

通三世論詔鳩摩羅什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  
所而有無不判情每慨之是已忽疏野懷聊復孟浪言之誠知孟  
浪之言不足已會理然胷襟之中欲有少許意了不能默已輒疏  
條相呈匠者可爲折衷余已爲三世一統循環爲用過去雖滅其  
理常在所已在者非如阿毘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殷地真

足雖往厥迹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邪視之不可見欲言無火邪火緣木而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邪則犯常嫌過去未來雖無限對理恆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廣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通不住法住般若

眾生之所目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目聖人之教恆目去著爲事故言㠯不住般若雖復大聖元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于理矣

廣弘明集

二十一

通聖人教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立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㠯一理推故應粗㠯粗應細㠯細應理固然矣所㠯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粗復容此事邪阿含

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于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須自同于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廣弘明集  
二十一

通三世

眾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在是㠭聖人尋往㠭知往逆數㠭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大道者已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有邪

廣弘明集  
二十一

姚泓

泓字元子興長子㠭晉義熙十二年僭卽皇帝位改元永和在位二年劉裕擒送建康市斬之

下書復死事士卒

士卒死王事者贈曰節位永復其家

晉書載紀姚泓傳文

十六國春秋五十九

姚男

字景凝仕姚萇爲輔國將軍宗正卿司隸校尉尚書令封趙公拜太尉姚興時進太傅

上疏諫去帝號

伏惟陛下勳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于殊域聲教暨于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諭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乎

晉書載紀姚興傳上十六國春秋五十六大尉趙公男等

五十三人上疏諫

姚嵩

嵩興弟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封安成侯進司空鎮上邦泓嗣位召討仇池氏楊盛戰死

謝賜皇后所遺珠佛像表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觀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遲翼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功寶竝重且于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有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于此信復有闇瞻奉踊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言廣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

上述佛義表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開詣踰于二篇妙盡侔乎中觀詠之斷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立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敘所懷豈曰存難直欲咨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眾說宗塗亹亹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爲

什公研聚該備資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曰爲心要耳。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眾生之所曰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曰聖人之教恆曰去著爲事故言曰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于理矣故聖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曰無著爲宗取之于心誠如明誨卽之于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但若有不卽真兩冥有不卽眞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曰謹牒成言曰據懸見故經云施者授者財物不可得曰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曰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旣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卽同幻化曰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眞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立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

齊精靈亦異應彼雖殊而聖心恆一恆一故圓旨應之不同故權  
旨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  
經云如來或旨光明而作佛事或旨寂寘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  
終致不二然則于小大之間恐是時互說耳如藥手經初佛爲德  
藏放大光明今諸眾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問明所問如來三  
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  
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間眾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  
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眾生遇斯光者必得無  
上道又旨神變令三惡眾生皆生天上旨此而言至于光明神變  
之事佞性存平等敢緣慈念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導者豈直微  
臣獨受其賜

詔云大道者已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爲耶至理淵談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已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

當已何爲體。若已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已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于無者。必當有于有。有無之相譬猶修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邪。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判。苟無判道。何所益由。臣聞味未悟宗極。惟願仁慈重加誨諭。同上

重上表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立屏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口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讚。雖欲心口仰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威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增愧赧。比仰味微言。研詠彌至。其爲

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望雲遐慨實  
在罔極不勝延係謹冒申聞臣嵩言

廣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

尹緯

緯字景亮天水人仕苻堅爲尚書令史堅敗擁立姚萇歷右司  
馬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尙書左右僕射姚興嗣位封清河侯卒  
贈司徒謚曰忠成侯

駁李嵩旣葬素服臨朝議

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已專擅論  
旣葬卽吉乞依前議

晉書載紀姚興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六十

李嵩

嵩仕姚興爲尙書郎

上疏言旣葬應素服臨朝

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冒光道

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

晉書載紀姚冉傳又十六國春秋

秋六

行事記

婦當作嬪  
不下成制字  
公當作綱  
謂當作魏  
調當作謝

有娶同堂姊子爲婦、娘母亡不娘母服猶制同堂姊服常謂三公之義不可得而無服多㠯内外姊妹爲婦則絕其本服服絕而情重何嫌不減從妹之服月數作婦母之服也又㠯調沈所言舅爲外舅事訪謂君恩難云舅服總麻與外舅之服自可得同然娶姑之女姑亡豈可累降爲三月邪太常劉彥祖云譬如父母服本斬齊至于改葬而制總麻也近羊彭有叔父服而改葬其父更叔之服而著改葬之服此其㠯總麻爲重也蓋禮所謂㠯輕爲重者有同者此亦無準據殆是率心而行也

通典九十五

姜岌

寃天水人仕姚興官爵未詳造三紀甲子元麻

渾天論

夫言天體者蓋非一家也世之所傳有渾天有蓋天說渾天者言渾然而圓地在其中蓋天者言天形如車蓋地在其中下二曜推移五星迭覲見伏晉明皆由遠近運移麗天不入于地日之將沒去人彌遠明衰光滅故闇其明及其將出去人彌近光明炎熾故極其照揚雄呂爲渾天得之難蓋天曰今于高山之上設水平呂望日則日出水平下若天體常高地體常卑日無出下之理于是蓋天無呂對也渾天之說天體包裹地在其中七曜離墮道有常率天體旁倚故日道南高而北下運轉之樞南下而北高二樞爲轂日道爲輪周回運移終則復始北樞謂之北極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際七十二度常見而不伏南樞謂之南極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際七十二度常伏而不見也周髀云日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奇夏至之景南北千里差一寸周天一百

七萬一千里徑三千五萬七千里表在其外萬五千里故天日四游于三萬里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外降于天之中旁游之數與天游同日道星宿之外亦萬五千里圓周之徑正與四表等冬至之日出辰入申夏至之日出寅入戌進退于六十度之中焉非專四游之差亦有地之升降冬至之後日轉北移非專是日移也亦由天地游而南故物有生而不死夏至之後日轉南移非專日之移也亦由天地游而北故物有伏而不生二分之日出卯入酉正與地土平故半表之徑得天地相去十九萬里然則地處天半而下也故曰出地上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謂之晝入地下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三謂之夜晝則出地上而西夜則入地下而東周而百刻昏明五十刻分之日刻數既均天度又等與極應規謂之中繩居寒暑景之和處遲疾之中春分之後日行中繩之北故晝長而夜短伏少而見多景短而溫氣甚

秋分之後，日行中緯之南，故晝短而夜長，伏多而見少，景長而寒。氣多易說。冬至之景得一丈三尺，夏至之景一尺四寸八分，並二至之景得一丈四尺四寸八分。春分之景七尺四寸四分，秋分之景與春分等。并二分之景亦得一丈四尺四寸八分。然則東西南北經緯均也。大平時和，七曜順軌，優游兩儀之中，不內不外。漢之乾象，魏之景初，皆曰二分之時行黃儀之內，故南北闊而東西狹。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景長一尺五寸。并度得百八十二度，人分度之五，併景得一丈四尺五寸。春分去極人十九度，景長五尺二寸五分。秋分去極九十一度，景長五尺五寸。并度得百七十九度，併景得一丈七尺五寸五分。東西少于南北三度，爲東西九千里弱。東西之景短于南北之景三尺七寸五分，爲里三萬七千五百。東西之徑定也。而度與景里則有殊，然則一度之里一寸之差，及四游之說，殆難明矣。鄭玄曰：「二至之景一寸俱差千里。」夏至之日八

尺之表，景得一尺五寸。日下之地，南于嵩高一萬五千里。冬至之日，八尺之表，景得一丈三尺。日下之地，南于嵩高十三萬里。夫日高則景小，卑景差多。日無上下之說，而天地有升降。安得千里同差一寸也？故東西之徑少于南北之徑。已度言之，則九千里。已景言之，則三萬七千五百里。二分之日，南北千里。蓋當景差四寸矣。鄭氏之言理，豈可哉？天游薄四面，而日道與四表等。不升不降，當與四表交轉。二分之日，道與二極應規，而天地居四游之中。春分之後，天地降而不游，而南至于夏至。天游至南表而止。故視日北而高。本注景差自此已後，而北至秋分，還與日道應規。秋分之後，天地升而上游，而北至于冬至。則天游至北表而止。故視日卑而南。本注景差多埤之故。計其進退南北，不繫于三萬里之內。春分之後，至夏至，差度二十四。除其鉤弦之數，乃常南游六萬餘里。此蓋升降之度，里則小矣。今置渾天于地，已衡望日，地升渾上，則日去極遠。地

降潭下則日去極近遠近之驗不必在於南北亦由升降可知矣。然則旁游與升降各十二度與天地游三萬里相近矣。日月麗天有虧有盈有交有會月行日出已半周天爲卽月道交錯半入地道之內半出日道之外在外謂之行陽在內謂之行陰當交則會會則有食蔡氏月令章句曰天者純陽精剛轉運無窮其體渾而包地地上者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地下亦如之其上中北偏出地三十六度謂之北極星是也史官已玉衡長八寸孔徑一寸從下端望之此星常見于孔端無有移動是已知其爲天中也其下中南偏入地亦三十六度謂之南極從上端望之當孔下端是也此兩中者天之輻軸所在轉運所由也天左旋出地上而西入地下而東其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伏圖內赤小規是也繞南極徑七十二度常伏不見圖外赤大規是也據天地之中而察東西則天半見半不見圖中赤規俄婆角者是也案此與張衡

所說不殊而云玉衡長八十則信是古儀矣又云據天地之中所  
云規數據蓋圓綴星是也開元古經二秦此篇館本古經缺  
撰人名且有誤字今據明寫本校定

渾天論答難

渾天之說天體包裹地在其中七曜躔麗道有常率天體旁倚故  
日道南高而北下運轉之樞南下而北高二樞爲轂日道爲輪周  
迴運移終則復始北樞謂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際七  
十二度常見而不伏南樞謂之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  
際七十二度常伏而不見或云火陽也故外照金水陰也故內景  
日爲陽精故外照月爲陰之宗應內景而月復能外照何也對曰  
月光者日曜之所生是故外景如日照也足故至金澄水得日之  
照照物亦有景又曰月無盈虧盈虧由人也日月之形體如圓丸  
各徑千里月體向日常有光也月之初生日曜其西人處其東不  
見其光故名曰魄魄三日之後漸東而南故明生焉八日正在南

方半之故見弦也。望則人處日月之間，故見其圓也。假使月初生時，移人在日月之間，東向呂視，則月光圓若望也。夏至之日，日入戌月初生時，則西北近日有光，及出于寅未盡三日，呂視月，則東北近日，光不盡也。研之于心，驗之于日，月體向日有光，而言圓矣。難者又云：日曜星月明乃生焉，然則月望之日，夜半之時，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其間隔地，日光何由得照月？闇虛安得常在日衝？對曰：日之曜也，不㠭幽而不至，不㠭行而不及，赫烈照于四極之中，而光曜煥乎宇宙之內，循天而曜星月，猶火之循窪而升，乃其光曜無不周矣。惟衝不照，名曰闇虛，舉日及天體，猶滿面之賁鼓矣。日之光炎在地之上，因礙地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則遠在地之上，散而直照，則近。呂斯言之，則日光應曜星月，有何礙哉？易傳曰：日夜食則星亡，無日，呂曜之故也。難云：地上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遠驗先望一日，日未入地，而月已出，相去三十餘萬。

里日光地上散而直照不應及月而使月明光者何也對曰薄天而照則遠是言礙地廣難耳水流溼火就燥類相從也月者星類也日光直照雖不及月今然一燭在上一燭在下滅下燭使煙相當則上燭之炎循煙而下然下燭矣此類相從也難者又曰日夜食則眾星亡驗月體不大于地今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地體大尚不能掩日使不照月月體小于地安能掩日使不照曜星也對曰上元之初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光者日在上月次之星居下地在宿內故不掩日日光循星月而曜之也月在星宿之外故掩日光不得照星也

開元占經一

余已爲子陽言天陽下降日下熱東晉言天體存于目則日大頗近之矣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于天度驗之于晷景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疏在上則其間數呂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

日眩入目故人視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日厭日光不眩人目卽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色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日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炎黃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炎也光衰失常則爲異矣

隋書天文志上列子曰孔子東遊見爾小兒辨日出

皆日中遠近闊子陽東云云余治爲

姜刺

刺爲撫軍東曹屬

上疏言廣平公弼逆狀

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羣豎爲之畫足釁成逆著取嗤戒裔昔文王之化刑于京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頑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卽絕禍端

晉書載紀姚碑傳下又十六國春秋五十八

闕名

李趙曲銅像銘

秦建元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于長安寺中造十王慧韶感佛泥曰  
達迦遺像是已賴身之餘造鑄神模若誠感必應使十方同福法珠林二十二案建元二十四年乃姚襄之建初三年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三終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前涼

張軌

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魏末隱于宜陽。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泰康中衛將軍楊珧辟爲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永寧初，出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永興中，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永嘉初，封西平郡公，不受。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愍帝爲皇太子，拜驃騎大將軍，及卽位，進司空。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皆固辭。卒，諡曰武公。有《易義》若干卷。

下令將歸老宜陽

吾在州八年，不能靖綏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己寢患

委篤實思斂迹避賢但負荷重任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與此變  
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遺主簿尉髦奉表詣闕  
便速投脂轄將歸老宜陽晉書張軌傳又十  
六國春秋七十

遺令

吾無德于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  
安百姓上思報國下昌國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晉書張軌傳又十  
六國春秋七十

馳檄關中

主上構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  
期世祖之孫王今爲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輶笠克從幽明同款  
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至長安  
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將竇率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曠帥  
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于臨晉晉書張軌傳又十  
六國春秋七十

遺韓稚書

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

晉書張軋傳又十六

國春秋七十

張寔

寔字安遜，軌子。呂秀才爲郎中，永嘉初授驍騎將軍，固辭，改授議郎，封建武亭侯。遷西中郎將，進爵祿福縣侯。建興初領護羌校尉，尋嗣軌位，爲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西平公大興三年，爲其下閻沙趙仰等所殺。私諡曰昭元，帝賜諡曰元。

求直言令

恭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

竊慕箴誦之言。已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已東臘翰墨。陳孤過者。荅已筐篚。謗言于市者。報已羊米。晉書張寔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一。

遺南陽王保書

王室有事。不忘投輶。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已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敷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翹允持金五百。請救于崧。是已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達于主。遣兵不及于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晉書張寔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一。

張茂

茂字成遜。寔弟。建興中。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大興三年。代寔爲涼州牧。大寧二年卒。私謚曰成。

遺令

吾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已集事。豈敢榮之。氣絕之日。當已白棺。

入棺勿已朝服殮。白彰吾志

十六國春秋七十一傳作臨終就嚴并泣曰云云其文較

案晉書張茂

多

張駿

駿字公庭，寔子。建興末封霸城侯。太寧二年，嗣位。劉曜拜爲涼州牧。涼王猶奉愍帝年號，稱建興十二年。後又稱藩于李雄。石勒至咸和八年，猶稱建興二十一年。至永和二年卒，在位二十三年。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成公。有集八卷。

上疏請討石虎李期

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卽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秦雍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嶽，堂構晉室，遺家不遠，播幸炎楚。宗廟有黍離之哀，闢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

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旣死人懷反  
正謂石虎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  
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譙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銛刀  
有千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臣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訏而  
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督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  
殲空文臣所呂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  
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縣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  
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  
興由于一旅光武嗣漢眾不滿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臣荆陽  
慄惶臣州突騎吞噬遺羣在于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  
績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沉舟江汎使首尾俱至也

晉書張駿傳又十六國春秋七

皆鯀殛而禹興尚誅而缺進唐帝所曰殄洪災晉侯所曰成五霸

法律犯死罪葬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

晉書張良

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二

山海經圖讚

飛魚

飛魚如鮒登雲遊波

御覽九百三十九

穀

敦山有獸其名爲穀麟一作形一角

初學記二十九馬第四

張重華

重華字泰臨駿第二子自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仍奉愍帝年號在位八年卒私諡曰昭後改諡曰桓穆帝賜諡曰敬烈

上疏請伐秦

季龍自斃遺燼遊魂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恆  
帥步騎七萬。遙出隴上。召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  
長安脅腋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  
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効慷慨。中  
情蘊結。晉書張重華傳又十  
六國春秋七十三

張祚

祚字太伯駿之庶長子。小字叡斯。封長寧侯。永和九年。殺嗣主  
繼靈。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明年僭卽皇帝位。改建  
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又明年爲張琚等所殺。

下書攝帝位

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氐羌。咸懷竊璽。我武公召神武撥亂。  
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  
下所知。謬沖遜讓。四十年于茲矣。今中原喪亂。華裔無主。羣后僉

自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岳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自一。  
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眾議，待埽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  
舊都，謝罪天闕。恩與兆庶，同茲更始。

晉書張祚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三

張天錫

天錫字公純，諱改字純嘏，小名獨活。駿少子，興寧元年，殺嗣主  
立覲，自立爲涼州牧。太和初，詔拜大將軍、大都督、龍右將軍、諸  
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在位十三年，爲苻堅將姚萇  
所敗，入秦爲侍中、比部尚書，封歸義侯。淮肥之役，歸國，詔拜散  
騎常侍、左員外、復爵西平郡公，進金紫光祿大夫。隆安中，拜廬  
江太守。

荅索商

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覩芝蘭則愛德行之  
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

穢之吏、逢飄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晉書張天錫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四

遺郭瑀書

先生潛光九皋、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曰黔首之禍、不可已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于左衽、創毒之甚、聞聞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于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

晉書隱逸郭瑀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四

張琰

璵、永嘉中、武威太守。

袁畱張軌

魏尙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爲劉陶守閼者千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于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啾啾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騷動一方晉書張軌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

宋纖

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隱居酒泉南山張祚徵爲太子友尋遷太傅不食而卒年八十二謚曰立虛先生

上疏辭張祚

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士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晉書隱逸宋纖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四

楊宣

宣仕張祚爲敦煌太守

宋織畫像頌

爲枕何丘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

晉書隱逸宋織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五

馬嵬

岌仕張茂爲參軍駿嗣位自爲酒泉太守重華末爲左長史祚  
僭號爲尚書

上言宜立西王母祠

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  
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㠯裨朝廷  
無疆之福

晉書張駿傳

宋織石壁銘

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  
邈人遐實勞我心

晉書隱逸宋織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五

謝艾

艾敦煌人。仕張重華爲主簿。授中堅將軍。昌功封福祿伯。出爲酒泉太守。尋授使持節、軍師將軍。昌功遷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侯。又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後爲張祚所殺。有集七卷。宋書蒙遜傳作八卷。

獻晉帝表

登三緯地、乘六御天、靖埽妖氛、廣清異類。

十六國春秋  
秋七十五

上疏言趙長張祚事

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

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爲亂宜盡逐長等。

十六國春秋  
秋七十五

密令與楊初

今遣舍人孔章特口諭要密將軍可差腹心人詣致珊瑚鞭勒香瓊一具。遺王擢。王擢狐疑于將軍父子。事得施矣。

御覽三百五十  
九又十六國春秋

秋七十五

索遐

遐仕張重華爲別駕從事拜軍正將軍遷司直

諫張重華

殿下承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機開延英乂夙夜乾乾勉于庶政自頃內外鄙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卽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己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于棋奕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言迴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昌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而化智者  
張重華傳重華自昌連破勃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衆遐諫云云  
重華覽之大悅案云覽之必是簡陋非口諫也又見十六國春秋

議迎秋

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璿璣玉衡召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于王事杖麾誓眾聲鼓禮神所召討逆除暴成功濟務盡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晉書張重六國春秋七十三是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召春秋之義國有大喪廢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云云紀錫

錫仕張天錫爲少府長史

上疏諍時政

臣聞東野善驅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覆其國馬力已盡求之勿休人既勞竭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不盡其馬明王之治必恤其民

十六國春秋  
秋七十四

後涼

呂光

光字世明，略陽氐人。苻堅時舉賢良，除美陽令。遷鴈揚將軍，從平燕，封都亭侯。入爲太子右率，拜破虜將軍，遷步兵校尉。拜驃騎將軍，授都督西討諸軍事。召平西域功，拜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還入姑臧。聞堅爲姚萇所害，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建元太安，召太元十四年，僭卽三河王位，改元麟嘉。召太元二十一年，僭卽天王位，改元龍飛。在位十年，隆安三年死，年六十三。謚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

平西域還上疏

惟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侯王之命，入其國城。天驥龍麟，腰  
裹丹髦，萬計盈廄，雖伯樂更生，衛賜復出，不能辨也。御覽八百九十五引十六

因春秋今十六國春秋未多一句云所獲珍寶也  
苟萬計據晉書載紀則此語在敘事中非流文也

下書討乞伏乾歸

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堅子鴻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無過今也。其敕中外戒嚴。

朕當親討

晉書載紀呂光傳又  
十六國春秋八十一

遺楊軌書

自羌胡不靖，郭麽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磨脣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曰：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于微霜，而雞鳴已于風雨？郭麽巫卜小數，時或誤中，攷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于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曠咀業，綽有

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朕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

晉書載紀呂光傳又  
十六國春秋八十  
一

南涼

禿髮利鹿孤

利鹿孤河西鮮卑人烏孤弟。已晉隆安三年襲兄位。僭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逾年改元建和。其明年僭稱河西王。已晉元興元年死。謚曰康王。

下令封爵

孤臣寡昧謬膺統緒。思所已弘濟艱難。經略區宇者。必藉股肱之力。自今二千石令長清高有惠化者。其皆封亭侯。關內侯。延耆老。已訪政事。十六國春秋八十八

求極言

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于茲。雖夙夜惟寅思

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  
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  
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晉書載紀孔髮利鹿狐傳

遺令

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曰泰伯三讓周道曰興故也我武王  
踐阼實原垂諸樊之試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寢疾憊  
頓是將不濟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經緯百揆已成  
先王之志十六國春秋八十八案晉書載紀孔髮利鹿

孤傳但有内外多虞已下四句無經緯百揆句

史揭

周仕利鹿孤爲祠部郎中

極言

古之王者行師曰全軍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  
曰綏寧爲先惟曰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曰斬將克城

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用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者德碩儒、已訓胄子。晉書載紀禿髮利鹿孤傳案上文云其極言無辭、吾將覽焉明此非口對又見十六國春秋

八十

宗敏

敵姑臧人仕秦姚興爲涼州別駕後歸禿髮傉檀爲太府主簿錄記室事

理王尚疏

臣州荒裔、鄰帶寇讐、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農鶴已之翻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春、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眾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已埽不庭、迴天波、已蕩氛穢、則羣逆

冰摧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風隙罅。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  
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于必成。易  
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遠役遐方。  
劬勞于外。雖未效酬恩。而在公無閼。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  
命。莫逮。萋斐之責。惟深。召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  
南臺所禁。天鑒立鏡。整免罔圖。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  
命。首髮二毛。嫠居本家。不在尙室。年邇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  
眾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壘。召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召不  
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瑕則過微。  
而執憲者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已泣血于當年。微臣所  
已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于既往。優劣傍在  
聖心。孰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召彰覆載之恩。臣等生  
自西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僞政。絕進趣之途。及皇化旣沾。投竿之

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款惟陛下亮

晉書載紀姚興傳上涼州別駕宗微治中張穆主簿邊  
之憲胡威等上疏理王尚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五十七

賜進士出身三司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金晉文卷一百五十四終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西涼

李嵩

嵩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居狄道，段業曰：「爲效穀合尋，爲竈。」朔將軍敦煌太宗進號冠軍，拜安西將軍，領護西胡校尉。進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呂晉隆安四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建元庚子，遷都酒泉，義熙八年死。諡曰武昭王，廟號太祖。

述志賦

嵩名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啟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旣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于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曰：

涉至虛邑誕駕乘有輿于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景靈之冥符  
朝雲之菴靄仰朗日之照魄既敷既載已育已成幼希顏子曲肱  
之榮游心上典翫禮教經蔑玄冕于朱門素漆闔之傲生尙漁父  
于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鵠鳶之籠嚇欽飛鳳于太清杜世競干  
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于崇嶺奇秀木之陵霜挺修翰之青  
葱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邇已遠寄想四老之暉光將戢繁榮于常  
衢控雲轡而高驥攀瓊枝于玄圃漱華泉之漾漿和吟鳳之逸響  
應鳴鶯于南歸時弗獲彰心往形畱眷駕陽林宛首丘衝風休  
雨載沈載浮利害繙紛已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已重  
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棹貞信之道薄謝慙德于圜流遂乃去玄覽  
應世賓肇弱巾于東宮竝羽儀于英倫踐宣德之祕庭翼明后于  
紫宸赫赫謙光崇明奕奕岌岌王居詵詵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夢  
益張玉頤嚴梁后壁望滔風杪莽已永喪縉紳淪胥而覆溺呂發

鑿于閨牆。風搆搆。日傾頽。疾風飄于高木。迴湯沸于重泉。飛塵翕  
呌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闇而無烟。斯乃百六  
之恆數。起滅相因。而迭然。于是人希逐鹿之圖。家有雖霸之想。闇  
王命而不尊。邈非分子無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膏生靈于土壤。  
哀餘類之忪憮。邈靡依而靡仰。求欲事而失逾遠。寄玄珠于罔象。  
悠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  
而來同。跨弱水。已建基。躡崑崙。已爲墉。總奔駒之駭轡。接摧轅于  
峻峰。崇崖峻巘。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筭紓嶧岑。榛棘交橫。河廣水  
深。狐狸夾路。鴟鴞羣吟。挺非我已爲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于  
御物。懷自彼于握手。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華德是用來  
庭。野逸所已就。鞅休矣。時英茂哉。雋哲庶單綱。已遠籠。豈徒射鉤  
與斬袂。或脫枯而纓蕤。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于巖陸。拔翹彥于  
無際。思雷族之神遇。振高浪于蕩穢。想孔明于草廬。運玄籌之罔

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軍召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  
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出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  
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骧江浦摧堂  
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侔徵猷于召武非劉孫  
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風而潤雨嶧益旣  
蕩三江已清穆穆感勲濟濟隆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已飛榮  
仰遺塵于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已啟路驅長轂而迅征  
靡商風已抗旅拂招搖之華旌資神兆于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赳  
赳于城翼翼上彌恣馘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于當陽拯涼德  
于已墜開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案轡知去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餐而忘寐表略韻于統素託精誠于白

月

晉書涼武昭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一

槐樹賦

見晉書涼武昭王傳七

大酒容賦

1

自稱涼公領秦涼二州牧奉表詣闕

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麻數鍾皇晉高祖闢鴻基景文弘  
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山齊此而惠皇失御權臣  
亂紀懷愍遠邇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顧之普天同  
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荆陽蒙弘覆之衿五都  
爲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  
興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  
指仍關三秦義立兵彌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  
化被崑崙遐邇款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繁此州是賴大都督  
大將軍天錫呂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克隆先勲而中  
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邈同獎弗及呂一方之師抗七州之眾  
兵孤力屈社稷呂喪臣聞厥數相推歸餘于終帝王之興必有閏

位是呂共工亂象于黃農之間秦項篡竊于周漢之際皆機不旋踵覆餗成囚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顛顛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闕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僚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勤于天府安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臣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昌爲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動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忽其事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岳神山狄汚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于茲而驗微臣所曰叩心絕氣忘寢與食彫肝焦慮不

追藍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通質如晉。臣雖名未  
結于天臺，量未著于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臣稽  
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卽事，幟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  
周，國皆稱元。臣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  
數。輒年冠建初，呂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于所天。  
立風扇于九壤，徇命灰身，隕越慷慨。  
晉書涼武昭王傳又十六國建初遣舍人黃始染興問云云

復奉表

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  
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  
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蠻衝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  
謹副寫前章，或希俯達。臣曰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穢，  
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曰諸事草創，倉帑

未盈故息兵案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劍歎憤呂日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眾冀憑國威席捲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限越爲效又臣州界迥遠勍寇未除當須鎮副爲行畱部分輒假臣世子歆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驅又燉煌郡大眾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軍國之本輒召次子讓爲壘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崑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閒率先士伍臣總攝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命動靜續聞晉書涼武昭王傳前表未報復遺沙門法泉期行奉表云云

手令諷諸子

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七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胷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

事數條。遇意便言，不能次比。至于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教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曰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勤念寬紀。審而後與，眾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僞，遠佞諛，近忠正。鑄刑獄，忽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案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口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疏，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勿作威福。勿伐善施勢，逆詐億必。自示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察佐邑病，盡禮承敬。謙饗饌食，事事畱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于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爲當隨宜斟酌。吾

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眾息役、惠康士庶、至于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讐、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于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遠、如有餘庶、亦無媿于前志也。

晉書涼武昭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一

寫諸葛亮訓誠應璩奏諫

已勸諸子

吾負荷艱難、蠶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已維城之夙、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已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始終、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已致安、立身足已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于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

晉書涼武昭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一

顧命長史宋繇

吾少離荼蕡，百艱備嘗于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限，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戒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于卿，無使籌略乖衷，失成敗之要。晉書涼武昭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一

上己曲水謙詩序

聖帝明王序頌

忠臣孝子序頌

烈士貞女序頌

並見晉書涼武昭王傳亡

賢明魯頌回頌

問一洞十，達于神機。用舍行藏，配德聖師。

初學記十七

麒麟頌

一角圓蹻，行中規矩。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窪，不罹網罟。德

無不王爲之折股

初學記二十九又御覽八百八十九作無德而至謂之折股

辛夫人謀

見晉書涼武昭王傳亡

張顥

顥晉書作顯仕李歆爲從事中郎

諫用刑過嚴好治宮室疏

涼土三分勢不久立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是宜減膳徹懸側身修道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昔文王召百里而興二世召天下而亡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召天挺神姿應桓文之運流標萬里爲西夏所推左取酒泉有易俯拾右開西域兵不血刃實爲殿下開創崇規貽厥孫謀者也殿下不能奉承先志混一涼土侔蹤張后將何召下見先王平沮渠蒙遜胡夷之桀內修政事外理英賢攻戰之際身同

一作

均士卒百姓懷之咸樂爲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

蒙遜方爲社稷之憂

御覽三百二十二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又晉書漢後主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二

氾稱

稱仕李歆爲主簿

上疏言天變

臣聞天之子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謹召誠告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虢公是也殿下嗣位已來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于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遺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旣爲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

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墮石于閉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于前身、戮于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于瓜州、蒙遜纂弑于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大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入居于此城、南面而君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臣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榮、罷宮室之務、止遊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耕績。臣清儉素德爲榮、息茲奔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授軍

國虛衿下士，廣招英儒，修秦氏之術，已強國富俗。待闕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上，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昌。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社稷之危，必不出紀。晉書涼後主傳八十

六國春秋九十二

### 北涼

### 張披

披仕沮渠蒙遜爲永安令。

案北涼主沮渠蒙遜茂虔等編入宋文其馳下宗欽等編入元魏文唯張

披不知所終故編入晉文

### 上書慶連理木生

異枝同榦，遐方有齊化之應，殊本同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

晉書載紀沮渠蒙遜傳又見十六國春秋九十四

### 關名

### 上書請修胡制

設官分職所已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已緝熙庶政當官者已匪躬爲務受任者已忘身爲效自皇綱初震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臥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令黜陟絕于皇朝駁議寢于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爲度日之事豈能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振肅綱維申修舊則晉書載紀祖  
蒙遜傳其

羣下上書云云又十  
六國春秋九十四

石冊

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北堂書抄一百六十引崔鴻北涼徵  
沮渠蒙遜永和三年大風震電于電  
所得石冊案今唐書本繫此事于茂度之永和  
四年六帖及此名永和爲蒙遜年號與晉宋書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五終